

## 【封神/殷寿x殷郊】宗庙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8352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83526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Rape/Non-Con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 <a href="#">封神第一部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殷寿x殷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寿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父子 - Freeform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3 Words: 4,350 Chapters: 1/1

## 【封神/殷寿x殷郊】宗庙

by [Emergency0919](#)

### Summary

如题所示的宗庙  
在祖先面前做尽悖德之事

殷郊右位

“我的命是你给我的……我还给你！”

用尽全力的嘶吼再决绝悲凉，也没能在喜怒难测的疯癫帝王脸上激起一丝波澜，甚至连冠冕上缀着的旒苏都未曾摇晃分毫。哪怕这个满目血红朝剑刃扑来的人，是他的亲生儿子殷郊。

一炷香前殷郊还是个忠诚的孝子，为了唤醒“被狐妖魅惑”的父亲，自愿脱光上衣自缚请罪。姬发找来的草绳粗糙结实，圈住脖子后在胸前缠成一股，绑着双手背在身后，没留下一点活动的余地，如一只祭祀用的待宰羔羊。

殷郊没想到几十年的信仰会在转眼间覆灭，不大稳定的情绪也跟着被摧残粉碎。他跪在地上痴狂地放声大笑，浑身脱力震颤到几度稳不住跪姿。挺直的脊背伏在地上挣扎，无意识掉落的泪珠划过脸颊，溅进扬起的尘土里，模糊了殷寿身穿华服的高大身形。

他在殷寿面前疯得神志不清，殷寿仍无半点反应，自始至终只是淡淡注视他的儿子。分不清蕴含何种情绪的目光，穿过旒苏，若有似无地落在殷郊身上。

这份旷日持久的警惕和漠视，显然又在殷郊崩溃的状态上火上浇油。

他从小跟着殷寿在军营里长大，铁血的军规把他训练成殷商最勇猛的战士和主帅最忠诚的狗，可父亲对他却永远没有像对待其他质子一般的宽和。

这是殷郊此生第一次不管不顾地扑向自己的父亲，不为夺权，不为弑父杀君，只为了把他这条命归还到父亲手中。绕是怒不可遏、心灰意冷，殷郊竟也从未有过半分谋逆的念头。

殷寿任由殷郊朝他冲来，不动声色地将剑锋偏离半寸。常年在残酷战场中辗转，他的反应

迅捷如豹，在殷郊撞上来之前，牢牢拽住他胸前缠绕的草绳。殷寿再侧身，借住殷郊的冲劲，随意把他这可有可无的儿子掀到供桌上。

青铜供盆被殷郊撞倒，瓜果滚落一地。自缚的草绳在殷寿手里成了最一条真实的狗链，环在脖颈上的绳圈被拉扯收紧，殷郊嘴里撕心裂肺的怒吼，也被一寸一寸勒成喑哑哀鸣。

他被殷寿拖行一步，脚下踉跄失去重心。殷寿不会在意他的感受，哪怕殷郊已经窒息到眼眶爆凸红透，双手无助挣扎，想要扯开脖子上的绳索，但徒劳无功。

失去呼吸的短暂片刻被痛苦的感官拉长，殷郊几乎放弃挣扎，却没有猜到殷寿还会松开手。他想起母后曾经意味深长的劝诫，时至今日他才发现，他确实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他的父亲，更何谈猜透。

殷郊无法撑起上半身，胸膛贴在冰冷的供桌上。他挣扎咳嗽，不敢相信自己仍然活着，下意识回头寻找那个主宰生死的身影。

殷寿站在他身后，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。他摘下冠冕摔落在地，解开华服随意脱下，仔细束过的头发也散落，稍稍柔和了冷硬的脸颊轮廓。在场的人不知何时被殷寿尽数遣出门去，宗庙里除了瓜果骨碌碌滚下供桌的声响外一片寂静。

殷郊仍泡在死亡线边重获生机的愕然里，狼狈无措地吸吸鼻子。殷寿脱下帝王祭祀规格的华服后，他不可避免地怀念自己生命里最熟悉的父亲，仅仅只作为“商王次子”的父亲。

殷郊在这一眼回望中有过片刻恍惚，嘶吼过的一切都抛诸脑后。毕竟他的身体里真真切切流着父亲的血，血缘才是他身上最有力的牵引绳。害他被为人子的本能束手捆颈，注定一生无法挣脱。哪怕到了今天这个境地，他能想到的也非谋反。

他甚至破罐破摔地想，他果然还是愿意一如既往地追随父亲……只要父亲赦免他。

可殷寿摸向他身体的手打碎了他荒唐的设想。

锋利剑刃隔着衬裤贴在臀上，像一个充满情色意味的暗示，不合时宜出现在殷郊的身上。

裂帛声响，殷郊感觉到下身一凉。他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，殷寿已经俯身压实他的后背，限制他挣扎时的动作幅度，而另一只手竟然握住他顶在供桌边缘的性器。

殷寿的指腹掌心皆有粗糙厚茧，颇有技巧地把玩殷寿胯间玩意儿。年轻男人的性器敏感兴奋，稍一抚弄立刻没出息地在殷寿手里挺立。殷郊无法挣脱，一咬牙质问殷寿要做什么：

“你要杀便杀……这是在做什么！”他连殷寿的大名都没敢喊。

殷寿不屑于安抚他，一个字都吝于给予。天下共主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动机。

殷郊奋力地扭头瞪他，想看清他所有的动作。殊不知殷寿早已轻易看穿他的故作镇定，甚至饶有趣味地欣赏眼眸里的慌乱，并乐于用出格的触碰放大殷郊的挣扎。

身下这张与自己有七分相似的脸，足以引起他的猜忌和防备，却也勾起他最阴暗的自负——这是他的作品。唯有一道突兀疤痕横亘半张脸，那是鞭痕愈合后残存的印迹，是为人子受训诫后的警示。殷寿微微眯起眼睛，探出手指碰触疤痕处微凸的皮肉。

“你的命，是我给你的。”他答非所问，就近拈起一盏油灯。

殷郊听清他的话语后浑身一僵，他已经知道他的父亲要对他做什么了。简短的几个字在他的脑子里回荡，与刚刚发生的那一幕交叠在一起——他的父亲，大商的帝王，立于大商几百年供奉的祖宗灵位之前，众目睽睽之下摊开双手放肆讥讽：祖宗在哪？叫一声有回应吗？！

殷寿疯了。弑父杀君、残害忠良、不敬祖先，再到此时此刻……他早该知道。

心如死灰的同时，筋骨皮肉的力气也被一并抽离出躯壳。殷郊麻木地趴伏在父亲身前，无力再探究殷寿的想法。他面对如山一般陈列灵位的高大香案，抬眼便是数十尊威严的先祖之位。

油灯照明有限，镌刻的文字隐于影影绰绰的昏暗中，似乎自己也正被殷商所有德高望重的先王沉默审视。本应穿戴整齐沐浴焚香才配踏入的宗庙，他却只能赤身裸体狼狈趴伏，还被父亲压在身下肆意把玩。

他张嘴辱骂殷寿，语无伦次地骂了个遍，“有悖人伦”、“荒淫残暴”……非但没有伤到殷寿分毫，甚至还被过于坦然的禽兽父亲抵挡回来。每一句辱骂，又兜着圈落到自己身上。是他赤身裸体，是他在宗庙与父亲乱伦……好像不知检点的人，只有他殷郊。

油灯里盛着的微烫液体已经尽数滴溅在殷郊赤裸的脊背上，羞耻出神的殷郊被疼痛拖拽着仓皇回神。烫灼过的地方慢慢浮现浓郁的红，一点一滴，殷寿掌着油灯，从坚韧的腰际穿过分明的肩胛。尖锐的灼烧痛楚代替了曾经的鞭笞，同样在孽子身上留下再也无法磨灭的痕迹。

无力的惨叫声和疯狂颤抖的脊背构成一副美好的画，殷寿满意欣赏自己勾勒出的杰作，感官兴奋后也膨胀一圈，明目张胆地抵在儿子赤裸的臀缝间。被所谓的祖先目视着，他一步一步蹂躏自己的亲子，这种快感即疯癫又享受。

三纲五常？人伦道德？……今日之后，没有人配评判他。

黏腻的油脂被殷寿物尽其用，顺着背脊上漂亮的深沟一路向下。殷郊绝望地感知到最脆弱的地方被父亲撑开搅弄，余温尚存的灯油烫得他恨不能缩成一团，如初生婴儿一般藏回母体。殷寿耐心有限，连扩张也只是为了方便自己长驱直入，草草几下撤出手指，换上胯间粗硬的性器。

“呃嗯……”

从未设想过这一处有朝一日会被迫容纳这么粗硕的器物，强硬撑开的感觉酸胀疼痛，无尽的羞耻感逼迫殷郊保持缄默，死也不愿发出半点声响，不愿再取悦殷寿。殷寿粗重的喘息声近在耳边，一听就知道他在自己儿子的身体上欢愉到了极致，每一句喟叹都尾音悠长。青涩的身体逐渐适应了性交的侵入，尽管殷郊的心里满目疮痍，崩溃到面容扭曲，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一切都在渐入佳境。他被殷寿弄得浑身像过电了一样不自觉颤抖，而下半身操干的动作愈发粗蛮，疼得殷郊眼冒金星，一口白牙咬紧桌沿。

这一方乌木供桌足有百斤重，他的身体却被父亲狠狠操干着，把供桌撞得砰砰作响。他健硕的体格遗传自殷寿，肩宽腰窄，肌肉饱满，操起来自然也是坚韧缠绵。油灯架上摆着成百上千只油灯，随着殷寿操弄的节奏，在殷郊的眼前晃成一片连绵的星海。

如豆大小的灯芯在殷郊已经湿透的眼睛里晕染，那些沉默不语的先祖似乎都借着点点灯光，目光炯炯地怒视这一场荒唐淫乱的亲父子交媾。殷郊克制不住反复想，自己在哪里、在做什么。他被疯狂的现状折磨得几近崩溃，沙哑嘶吼。

殷寿不曾搭理，自顾自摆弄腰杆，爽得仰头长叹。他享受破坏人伦的刺激，殷郊脸上的表情越痛苦狰狞，获得的快感也更上一层楼。

复杂的感官压抑着肉体上的快感，一点点把殷郊的意识搅成浆糊。空旷的宗庙里只有肉体拍打时湿泞潮热的声响，殷郊被动地承受父亲给的冲击里，顺理成章想起曾经每一次的祭祖。那时的他仰望父亲，敬爱他、崇拜他。跟在殷寿的身后，跪得笔直，满是王子应有的气宇轩昂。

不过只过去了几年，现在的他却赤裸狼狈，被殷寿压在身下寻欢作乐。五官狰狞扭曲，双手被绑得一点活动范围都没有，他由内而外感到疼痛——说这种痛苦中没有掺杂半点欢愉，并不全是。

从未有人到访的柔软内里被殷寿探索，身体里不知哪一处已经完全适应了父亲毫无节制的攫取。他被自己崇拜已久的父亲罩在身下反复磋磨，只能用嘶哑的嗓音惨叫掩饰战栗的双腿。

但要单论肉体上的畅快……他又敢说他被父亲操得很舒服吗？真是恬不知耻。

殷郊不允许自己表露出沉溺情欲的快活，干燥的唇齿咬得生疼，甚至咬破，弥漫起浓郁血腥。身后还在一下一下被冲撞，殷寿不曾给他任何抚弄，供桌粗砺的质感却还是磨肿了他乳头，酥麻难耐的陌生快感害他战栗不已。

他们不是父子吗？殷郊混乱地想。

可殷寿在众祖先面前理所应当逼奸他的态度，让他恍惚间怀疑，难道父亲要他来到世上的

目的，就是要使用他消解欲望……  
你的命是我给你的。  
这句话才是最大的诅咒。

殷郊被种种矛盾的情绪搅得意识混沌，爱憎把他撕成两半，他没有力气再回头。他不再反抗，不再用充满悲凉的眼神怒视殷寿，他认命。殷寿却没有为他表面的乖顺买单，反而觉得不够意思。

殷寿再次捧起一盏油灯，苟延残喘的微小火焰贴近殷郊手腕，不算复杂的绳结被火舌轻舔。死鱼一般奄奄一息的儿子总算恢复了些许活力，弹动着腰肢凄厉惨叫，怎么也躲不开。因为恐惧和疼痛，柔腻的穴肉绞得更紧，殷寿被伺候得极爽，笑意更盛。殷寿实在想看看这双手自由以后究竟会如何。油灯艰难烧断粗糙的草绳，殷郊结实的手臂上留下几道触目惊心的烫痕。

绳结断，重获自由，殷郊却半晌未动，僵硬的手臂仍保持背在身后的姿势。他知道自己无力掀开紧压在身上的父亲，因为那不仅是出于身体上的压制——自小到大每一刻，浸淫在父亲威严里的时光，成了隐形的绳索，不仅捆绑他的双手害他永远无法向父亲挥舞拳头，更让他思绪混乱时仍不忘在心里反复暗示自己，父亲做的一切都自有道理。哪怕神祇坍塌、信仰覆灭，哪怕此刻他身心都疼得欲死。只要有一日他还是殷寿的儿子，他的身体里还留着父亲的血，他就永远没办法反抗父亲的给予。

“你的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”  
殷寿的目光流连过他交叠的手腕，满意地挑眉，他用最云淡风轻的话挑逗着濒临崩溃的殷郊，“只有身体还不错。”  
殷郊脸上的表情越扭曲，悖德带来的极致爽意也就更多一份。

挣扎耗尽了殷郊最后的力气，他无力趴伏在供桌上，呜咽声放轻再放轻。手臂和背脊上烧红的痕迹孜孜不倦泛着刺痛，被殷寿强硬撑开的身体深处也酸疼饱胀。

“你杀了我……”  
乱伦怎么会快活，乱伦不可能快活……殷郊无力面对一片狼藉的现状，心一横，想咬断舌头自我了结，却猝不及防被殷寿填进两根手指。濡湿温热的舌头被殷寿夹在指间，殷郊合不拢嘴，被玩得晕头转向。殷寿嗤笑着反问：“想死？”插在殷郊嘴里的手指往里深捅几分，满是惩罚意味，捅得殷郊脆弱干呕。  
他没爽够之前，殷郊连选择去死的资格都没有——可殷郊对他的想法一无所知。殷寿并不遂他的愿，自顾自操弄，享受殷郊屈辱又无力抵抗的侍奉。直至攀上情欲巅峰，他这次毫不吝啬，浊液尽数射入亲生儿子的身体里。

饱胀的侵入撤出了殷郊的身体，他旋即脱力，顺着供桌的桌沿跪倒在地。几乎用尽全身气力才稳住摇摇欲坠的身体，跪向父亲的方向，随时要昏倒。深度的皮肉交缠把殷郊打碎重构，最后一点点的希冀也被磨灭，他心如死灰，等待殷寿的下一道命令，让他解脱的命令。

“另择死期。”殷寿脸上多了一丝玩味的笑。

可他的期待还是落空了，他果然不懂他的父亲。喜怒无常的殷寿似乎被他沉默的反抗惹怒，一掌扇在他仰起的脸上。殷郊被极大的力气甩向一旁，紧贴地面的耳朵听见宫人急促赶来的脚步声。就像那日在冀州城外，丝毫不顾忌他的面子，迎面一鞭。

“拖下去。”

殷寿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般飘渺，殷郊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他错愕地伏在地上无法动弹，直到酸疼的四肢都被侍卫拖拽着拉向门外。他能感觉到父亲刚射进他身体里的精水，正随着侍卫粗暴的动作，顺着腿根往外淌。  
最后一点求死的期待也被殷寿亲手掐灭。殷郊头一歪，彻底晕了过去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